

蓝盾小说集

LANDUN

XIAOSHUOJI



法律出版社

蓝盾小说集

法律出版社出版

蓝 盾 小 说 集

‘蓝盾’杂志社编

法律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白广路1号)
天津日报社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天津发行所发行

787×1092毫米 32开 印张11 插图6 字数220,000

1986年1月第一版 1986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50,000

书号: 10004·013

定价: 1.55元

内 容 提 要

本书所收的三部中篇小说，都是反映公安、政法战线上惊心动魄的斗争生活的。《黑夜，潜伏着危险》真实描述了我国海关人员，在同毒品走私者进行较量时的机智与勇敢；《攀枝花上空的诡秘卫星》是写在侦破一百零八号稀有金属工艺流程报告及样品丢失案中，发现偷运者竟是一艘外籍货轮，它们采用了现代化的作案手段；《三个失踪的女人》围绕着一桩刑事案件，描写了我公安人员与谋杀者展开的一场惊险而曲折的斗争。

作者均从现实生活中选材，作品构思新颖，情节生动，格调清新，读后使人振奋。

目 录

黑夜，潜伏着危险梁晓瑜（1）

攀枝花上空的诡秘卫星佚名（115）

三个失踪的女人徐绍武（176）

编《蓝盾小说集》后记温超藩（337）



黑夜，潜伏着危险

梁晓瑜

黑夜。白雾。

傍晚时分起，这乳白色气体便自四方袭来，不知不觉间吞没了比斯坎湾迈阿密海滩，以及海滩上所有的建筑群。

这种能见度极低的夜晚，海面上已经绝少过往船只。只有一艘来自香港的“远东”号货船，还在无边无际的雾气中缓缓航行。

“远东”号的驾驶台里，自动驾驶仪已被打开，船长林汉生木然伫立，冷峻的目光直对茫茫雾海，嘴角的一丝笑意透出狡黠和自信。

这位船长之所以敢冒航海戒忌，选择这样一个夜晚驶入比斯坎港海面，只因为他不是一个真正的船长。

他是一个职业走私者。在他指挥的这艘货轮的机舱里，夹藏着整整五十公斤海洛英。

在美国黑市市场上，每公斤海洛英经过大量掺假后，至少可以卖到二十二万五千美元。

如果货物供不应求，价格甚至可达一百万美元以上。在

泰国、缅甸和老挝接壤的“金三角”地区，十公斤鸦片不过三百五十美元，而这十公斤鸦片便可提炼出1公斤海洛英。这也就是说，一个走私者如果从泰国将一公斤海洛英偷运至美国，他将获得二十二万美元以上的巨额利润。

巨额利润导致了一场疯狂的、不顾一切的毒品走私活动。

距离“远东”号远洋货轮仅十一英里的迈阿密魏兹卡亚宫大厅里，此时正灯火辉煌，热闹非凡。美国禁毒署和海关署联合举办的庆功酒会正在这里举行。

魏兹卡亚宫是在本世纪初的二十五年里，由一位名叫詹姆斯·迪林的独身百万富翁兴建作为冬宫之用的。他不惮耗资，竭力模仿文艺复兴时期和巴洛克时期两种建筑体系的风格、装饰手法，建筑起了这座宫殿。继而，又从国外购进了罗马式浴池、埃及瓮瓶、意大利大理石雕像和法国织花挂毯，把整座建筑装饰得金碧辉煌。一九五二年，他的继承人把这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卖给了迈阿密所属的达德县当局。现在，整座宫殿及其花园已对外开放，被用为市长举行招待会的场所。

今天，美国这两个以禁毒为其主要任务的政府机构，在这幢富有传奇色彩的辉煌壮丽的宫殿里设宴庆功，真是再合适不过了。因为，美国的反毒斗争已经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胜利，这两个机构的荣誉也达到了光辉的顶点。

年初，美国政府拟订了一项被称之为“佛罗里达行动”的缉毒计划。一支由禁毒署武缉和海关便衣组成的联合缉毒队伍，在E—3A侦察机和载有眼镜蛇直升飞机的舰艇配合

下，经过几个月的艰苦鏖战，终于在南佛罗里达海岸取得了赫赫战果。如今，在经由佛罗里达海峡和迈阿密的传统航线上，走私船只虽说还未达到绝迹的程度，但至少也如惊弓之鸟，不敢轻举妄动了。

为了显示政府的支持，美国总统今天也亲临佛罗里达，表彰并嘉奖了参加这次行动的“无畏”号缉私艇的全体船员。面对被缴获的排列成行的毒品、武器和现钞，这位以善于演说而著称的总统郑重宣告：“‘佛罗里达行动’取得了彻底的、无与伦比的成功。”

但在此时，至少还有一人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没有陶醉在掌声、镁光灯和香槟酒里。

他是美国禁毒署助理署长法兰西斯·姆伦。

在禁毒署里，姆伦素以务实著称。在他那个如同钟表一般精确的大脑中，丝毫没有半点虚幻和侥幸的概念。确实，他从禁毒署最底层的侦探生涯开始，直至如今的距离署内最高长官仅一步之遥的助理职位，都是一步一步沿着坚实的阶梯爬上来的。从侦探到探长，从探长到驻香港、曼谷、吉隆坡的特别代表，从特别代表到如今的署长助理，他吃苦耐劳，战绩卓著，一直受到上司的青睐，他自己也常以此而感到自豪。可是，就在他亲自指挥的“佛罗里达行动”取得显赫战果，他的事业达到史无前例的顶峰的时候，他竟迷惘起来，并感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沮丧！

姆伦避开了喧闹的人群，独自来到花园深处，在奥林匹克诸神和无名的夜间精灵鬼怪中，在仙女和半人半羊神像中漫行。

“‘佛罗里达行动’取得了彻底的、无与伦比的成功！”

总统那充满激情和自豪的语音还在他的耳边回荡。

彻底的？无与伦比的？见鬼去吧，好莱坞的二流影星！你尝过在墨西哥边境沼泽地上匍匐整整一个夜晚的滋味吗？你领教过眼睛蒙上黑布，喉咙顶着一把凉嗖嗖的七寸匕首的威胁吗？你以为你的这几句空喊就能妙手回春，彻底根除美国社会的这个毒瘤了吗？哦，不，不！病入膏肓，难以医治。整个美国，现在至少有几百万人嗜毒成瘾，你总统身边的白宫卫队中不也曾因为发现吸毒者，而引起全国哗然吗？这样一个多层次、庞大的毒品买方市场的存在，必然导致疯狂的毒品走私继续蔓延和发展。缉毒一方越是严厉，贩毒一方也就越加变本加厉。由于“佛罗里达行动”的成功和新闻界的广泛宣线，大批毒品已开始转向海湾的南部、东北部各州，甚至西海岸也难幸免。最近，在休斯敦查获的毒品较上年同期增加百分之六；在新伊比利亚，仅一个月，就查获了一千二百磅优质可卡因；而在乔治亚州，近半年竟流入了约十亿美元的可卡因！无怪乎加利福尼亚的那位情报官员要向总部发出“以佛州为基地的走私船只正源源不断地沿着西海岸开来”的惊呼了。

姆伦绕过一个幽深的洞穴边缘。洞口边上镶有一圈贝壳，上方塑着一尊面目狰狞可怖的巨神。姆伦望着这尊巨神的血盆大口，忽然产生了这样的奇怪联想：那似乎永远也无法查禁的毒品如同眼前的巨神，正在张开它的大嘴，吞噬着无数个吸毒者，吞噬着他一生引以为自豪的这个帝国——美利坚合众国。而他和他的总统却只能眼睁睁地目睹这场充满血腥味的屠杀……

庆功酒会仍在进行，姆伦也在继续思考。这时，在距离

魏兹卡亚宫七英里的白雾茫茫的海面上，“远东”号货轮向海中抛下了两包系有白色浮标的海洛英。

几分钟后，一艘双人快艇捞起这两包毒品，快速开走……

二

仲春。

一架波音747香港——北京班机在首都机场降落，已是暮色苍茫时分了。在机舱左边对着机翼临近窗口的那个位置上，坐着一位中年男子。他颧骨突出，双眼微微向里凹进，配上那厚厚的嘴唇和黝黑的皮肤，使人一见便知是两广血统。不过他身材高大、魁梧，却又是一般两广人所少有的。

当飞机轮子着地所产生微微震动的一刹那，他的心也轻轻抖动了一下，但旋即又趋于平静。

随着人流，他通过卫星厅，经过边防检查，来到海关旅检大厅，在传送带旁等待他那只中型黑色手提箱。

二十分钟后，传送带开始转动了。不一会儿，他拿到了他的那只提箱。就在他弯腰提箱的时候，他觉得似乎有双眼睛在注视着他。可当他提起提箱，漫不经心地朝四周环顾一圈之后，又推翻了自己刚才那可笑的疑心。

然而，他的直觉还是不错的。在距离他不到十米的一排棕色皮面座椅上，有一位与他年龄相仿的男子，正用眼角的余光罩着他。

他走向检查台，将手提箱放在脚边，随手拿起一张“旅客进境行李物品申报单”填了起来。

“您是梁卫东先生？”一位海关女检查员用清脆的嗓音问道。无檐帽下，她那齐耳短发和她的嗓音一样，显得干

脆、利索。就连她那短短的眉毛，薄薄的嘴唇和微微上翘的鼻子，也都给人以一种快速的节奏感。

“是的。”

“您有什么需要征税的物品没有？”

“没有。”

“请吧。”那位女检查员用手向右一指，作了个行李过机检查的手势。

梁卫东坦然地把手提箱放上通过X光检查仪的传送带上，接受机检。他心中明白，他的这只黑色提箱和任何规矩商人的提箱一样，绝无问题。一瓶法国“人头马”葡萄酒，三条英国“三五”牌香烟，两套外衣和两套内衣，还有一本香港出版的《大陆旅游指南》，都在海关规定范围之内。当然，这只黑色皮箱底层似乎比一般的厚了一公分。不过这个小小的异点通常不会引起人们的注意，何况这底部也不过多了一层夹层而已。除了一层碳纸外，别无它物。那种利用随身行李走私，多半只是那些贪图小利的“业余作家”所为，不屑大家一顾。

他已经通过了海关检查，从标有“免税通道”的小门，走出检查大厅。这时，那位坐在皮椅上的男子也将手中的烟头，扔进身旁的烟灰缸里，拎起身边的一只小型公文箱，走向另一端海关检查台办理进境手续。

梁卫东刚一跨出候机大厅的自动玻璃门，便见迎面开来一辆咖啡色日本“皇冠”轿车，在他身边停下。“先生，要车吗？”一位年轻司机从车窗伸出头来。

梁卫东点了点头。

“先生，您是从香港来吗？”看得出来，这司机十分健

谈。汽车发动之后，他便开始了无穷尽的“盘问”：

“您在香港是——”

梁卫东从西服上衣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前面的这位饶舌司机。

“您——香港永生贸易公司经理？”

“嗯。”

“您这次来北京是做生意还是旅游？”话音未落，他又紧补了一句，“先生您是做什么生意的？”

“杂得很。怎么，你对这感兴趣？”

“随便问问。我爸爸也是干这行的。”

“哦？”梁卫东不觉向那瘦削的后背看了几眼。

“我爸一直是吃外贸饭的，前两天刚调远洋公司当副总经理。”

“那你怎么还干这个？”

“嘿，瞎混。前两年高考榜上无名，落得个‘到处流浪’。后来我爸见我一天到晚没事干，就劝我先随便找个工作。我想我没别的能耐，干干这出租汽车司机总还是可以的吧。就这么干上了。嘿，人嘛，就这么回事儿。有人为权，有人为财，有人为色。我呢，为自在逍遥。”

梁卫东听了他这番自我介绍和人生哲学，不觉有些好笑。不过他对这位年轻司机的兴趣倒是越来越浓了。

不知不觉间，首都机场路的十五公里路程已被远远抛在后头。到了牛王庙，小车往左一拐，不一会儿就来到华都饭店门口。

华都饭店建筑构成“人”字形，浅绿色的主楼倚角向两旁斜伸，幽雅别致。门前空场上花木葱葱，流水淙淙。这

家饭店也是北京新近几年建造起来的旅游饭店之一。尽管离市区较远，可由于它环境幽静，服务周到，不少宾客也还是愿意来这儿住宿。梁卫东既不去位于闹区的北京饭店，也不去邻近的那家由于里根总统举行过盛大招待会而出名的长城饭店，就是出于这个考虑。

当梁卫东在总服务台办完手续，安顿好住房，下楼与那位年轻司机一块坐在酒吧呷着啤酒的时候，他们两人的关系已经到了十分亲近的程度。他们约定，梁卫东在京期间将包下这辆出租小车，而那位年轻的司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雇用的专职司机。

在华都饭店大门前，梁卫东望着那摇摇晃晃走向小车的身影，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在他的大脑里，已深深刻下了“张清华”这个名字。

梁卫东双目紧闭，斜躺在白色浴缸中，纹丝不动。经过一天疲劳奔波之后，泡在热水中，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自然，这儿的浴室没有自动调温器，没有奇花异草，浴盆也只是由普普通通的白瓷制成。可梁卫东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少有的快感。

他静静地躺着。他的思绪却在翻滚。

北京，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十七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作为广州市“红卫兵”赴京代表团成员，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接见。

如果说，他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前，还仅仅是一位因年少气盛或凑凑热闹、赶赶时髦而参加这次运动的中学生的话，那么，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就完全变成了一名疯狂而不能自己的勇猛斗士了。在“只有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创立一

个新世界”这种信念的支配下，他力劈神像，横扫“四旧”，以其赫赫战功而跃居当时广州“红卫兵”兵团“五虎将”之首。

可是，“砸烂旧世界”并不象他当初想象的那么简单。一年之后，形势急转直下。他的“红卫兵”兵团分裂了，叱咤风云，不可一世的他，竟成了孤家寡人。尽管处于劣势，他仍然没有屈服，他坚信自己的理想。在“对立面”的重围已经到了十分亲近的程度。他们约定：梁卫东在京期间将包下这辆出租小车，而那位年轻的司机，也就理所当然地成了他雇用的专职司机。

在华都饭店大门前，梁卫东望着那摇摇晃晃走向小车的身影，嘴角露出一丝微笑。在他的大脑里，已深深刻下了“张清华”这个名字。

梁卫东双目紧闭，斜躺在白色浴缸中，纹丝不动。经过一天疲劳奔波之后，泡在热水中，真是一种美好的享受。自然，这儿的浴室没有自动调温器，没有奇花异草，浴盆也只是由普普通通的白瓷制成。可梁卫东还是感受到了一种少有的快感。

他静静地躺着。他的思绪却在翻滚。

北京，对于他来说并不陌生。十七年前，也是这个季节，作为广州市“红卫兵”赴京代表团成员，他第一次来到北京，参加了天安门广场的盛大接见。

如果说，他从广州来到北京之前，还仅仅是一位因年少气盛或凑凑热闹、赶赶时髦而参加这次运动的中学生的话，那么，他从北京回到广州后，就完全变成了一名疯狂而不能自己的勇猛斗士了。在“只有砸烂一个旧世界，才能创立一

大陆的决心。日子一天天地过去，终于，他走上了一条罪恶的道路。

一天，他在码头干活时认识的两位“兄弟”找上门来，劝他去做一笔“买卖”。梁卫东以为他们是找他去干些零活，便满口答应了。到了晚上，他们三人来到“黑天鹅”舞厅前时，他才知道他们要做的“买卖”竟是抢劫钱财！起初，他还有些犹豫，可最终还是经不起这两位兄弟的威胁利诱，担起了望风的任务。这天晚上前后两小时，他就分得“红利”八千港币。这竟是他平日一个月拚死拚活所得的十倍！

第一次“买卖”的成功，给了梁卫东一个深刻的启示：大千世界，强者食弱，适者生存。在香港这种社会里，只有心狠手辣，才能求得生存，求得发展。他充分相信自己的组织才干和勇猛精神。几天后，他召集了原“卫东”兵团的几个部下，干起了欺哄瞒骗、赌偷抢掠的勾当。

当时，香港已经有了“大圈仔”的说法。“大圈”在香港黑社会暗语中，是指代广州的意思。这里所说的“大圈仔”，便是指从广州偷渡前去香港，而在香港又无正当职业，到处惹是生非的那些大陆青年。“大圈仔”不同于香港其它黑社会组织，即无严密的组织手段、入伙仪式和手势暗语，来则相聚作案，去则四飞五散，人数也少得可怜。即便如此，香港一些黑社会集团对“大圈仔”也还是敬而远之。这主要是武斗烟火熏陶出来的斗士凶狠亡命，使得那些颇有势力的黑社会组织退避三舍。

梁卫东在广州时已列为红卫兵造反兵团五虎将之首，经过香港黑社会的几年磨练，就更是脱颖而出，成了“大圈仔”中的佼佼者。也正因为这样，他才会引起一个“和记”



组织的注视，为他而爆发了一场“和安乐”与“大圈仔”之间的争斗……

梁卫东从遐想中醒来，夜已深了。他赶紧起来用浴巾擦干身子，穿上浴衣，来到卧室。

屋内黑洞洞的。他不想开灯，摸黑倒在沙发上，点上一根“三五”牌香烟。

时隔许久，再次来京，当年的少年，如今已经步入中年。整整十七年啊！十七年来，他得到了许多，也失去了许多。更重要的是，他已经不再属于这个世界。

这天晚上，他做了一个梦。

三

清晨六点，林萍准时醒来。这几乎已成了她的习惯，哪怕是象今天这样的假日，也不会有分秒误差。不过她现在不急着起床，靠着枕头，躺在松软的床上，想自己的心事。这也是一种享受，平日这种享受实在太少了。六点起床，七点就要搭班车去机场上班，一小时内既要盥洗，又要做早点，还要给那个宝贝儿子穿衣穿袜，哪还有时间躺在床上享这个福？遇上节假日，也会有一大堆家务活等着她。难得清闲啊！

她想起丈夫，不觉扭头往身边看了一眼。双人床一侧空荡荡的，只有叠得整整齐齐的绸缎被子和绣花枕头。

丈夫出国走了，宝贝儿子也被送到姥姥家，可林萍未觉得轻松。下班回家，一人独守空房，思念之情萦绕寂寞之心，时常压得她喘不过气来。

时针指向八时，林萍才懒洋洋地从床上起来。她披上外